

初期全真道的自由平等观念^{*}

强 昱

全真道对平等自由问题的广泛关注，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宋金元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倡导三教合一的全真道能够迅速崛起、发展，同王重阳开创的被七真光大的思想主张密不可分。考察新兴道教派别的精神创造的内容，将是揭示中国哲学与宗教发展成长进程的不可忽视的环节。

关键词：自由 平等 真性 清净 生死

作者：强昱，196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由于研究者对全真道历史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认知，这里所指的初期全真道，基本限定在从王重阳创教到祁志诚就任大宗师这一时期。

一、语意内涵的变化

平等自由的观念虽然早已在老庄道家哲学中诞生，但是运用这一概念说明自我存在问题与人生价值问题，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是汉末的事情。本身经历了词性的演变过程。

自由之语首见于郑玄对《礼记》的注释，其中有“去止不敢自由”（《少仪第十七》卷第三十五）的句子，意为举手投足不敢自行决定。《三国志》的朱桓本传之中，出现了“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吴志》卷五十六）的说法。而嵇康的“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声无哀乐论》）的自由，是说异己者对他人的把握，只能通过表情活动得到反映，这种必然的客观法则需要自己领会而不能借助于言说交流实现。且《北史》载隋文帝与皇后独孤氏的宫闱轶事，同样出现了自由的用例。

然（独孤氏）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后妃列传下》卷十四）

这些涉及了意志与行为两方面内容的自由尚未成为哲学概念，使其重要意义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词汇的词性以及内涵的发展变化，被哲学家们运用在了解释重要哲学问题上，推动了哲学思考的进步。

佛教传入中国及经典的大量译出，固有的自由词汇在内容上发生了改变。康僧会译出的

* 本文是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课题《隋唐五代时期基本价值观的演化》的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1JJD720013）的“结语”部分内容的扩写。

《六度经集》中出现了“菩萨心净，得彼四禅，在意所由。轻举腾飞，履水而行。分身散体，变化万端。出入无间，存亡自由”（《得禅法》卷七）的说明，自由表达了超越一切限制的意思。《茅山贤者服内气诀》中则提出了通过持久的胎息修炼，“十年道成，位居真人。变化自由，即灵官玉女而侍焉”（《云笈七》卷五十八）的见解^①。这里的变化自由是指坐忘的人生解脱境界。禅学经典《坛经》亦可见“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般若品》第二）的论述。比照敦煌本两者文字无异，反映了自由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流行。这一时期的自由概念虽然尚未在哲学家那里得到普遍的运用，但可以看到对心灵的能动创造结果的规定，已经成为了未来哲学家继承发展的主流倾向。

与诞生于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下的自由概念不同，平等概念最初见于佛教译典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重要的思想主张，在历代理论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平等概念的运用，这在据说是最早的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随着佛教的流行，中国传统哲学日益受到了外来的佛教思想的刺激影响，佛教则因为中国化程度的深入，在精神气质上发生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明显变化。表现在众生平等的认知把人类等同于万物中的普通存在者的观念，丧失了人类在宇宙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历来遭到了中国哲学家的自觉抵制。摆脱轮回流转之苦是佛教的终极向往，自由同涅槃寂静必然结合，造成了天国与人世的割裂，没有获得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道家道教与儒学认同接受。儒释道三教的自由平等观，都没有同主体自我的政治权利统一的认识追求。

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天台、华严与禅，在其著作中较之道家道教更多地使用了自由与平等的概念，只是这种表现于现实生活的价值关怀同自我内在属性之间的关系，佛教理论家们的论述还比较模糊。推动认识的进步而弥合其逻辑关系上的欠缺的努力，在未来的全真道那里得到了回应。

二、王重阳的主张

围绕清静与全真以及无为与自然等概念构建的教义体系，多方面展示着王重阳心目中的理想目标，而平等与自由则是极为突出的部分。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如此广泛集中地以此揭示精神解放的崇高意义与价值。

重阳真人在《赠邱处机》的诗作中，欣喜万分地刻画邱处机“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的卓越才华。豪情万丈地宣称，“被余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重阳全真集》卷二）。另外在《马公问平等》一诗中这样答复对方的询问，指出“往来须认定盘星，出入还应辨斗青。见彼过如余口过，愿人灵似我心灵。自通天地神尤爽，得睹乌蟾性转馨。便是修行真妙诀，若能依此达天庭”（《重阳全真集》卷一）即为平等的微言大义。考察不同作品中对自由与平等的内涵以及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解，包含着较为复杂丰富的内容。

创教初始的王重阳就以平等为号召，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全真道的伟大事业之中。在《金莲社开明疏》中即已提出了“慧灯永照，须凭玉药之光。性烛长明，决得金莲之耀。内沐三光之秀，外消四假之名。步虚蹑空，探玄搜妙。洗来莹净之乡，出入芳馨之咯（当作路）。各怀珠璧，共捧琼瑶。显要全神，须令养气”的思想主张。认为养气是每一个人摆脱情感欲望困扰的唯一途径，通过养气的身心塑造不断探玄搜妙，最终成就纯粹的自我。而在《玉华社疏》中以更加丰富的论述，向未达门径的世人点燃了心灵之灯的光明。

窃以玉化（花）乃气之宗，金莲乃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注》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做神仙。起置玉花金莲社，在于两州。务要诸公，得认真性。不晓真源，尽学旁门小术，此是作福养生之法，并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为

^① 本文征引的道教文献，除注明出处者之外，皆见于“三家本”道藏。

失错，转乖人道。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净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诸公各怀聪慧，每日斋场中，细细省悟，庶几不流落于他门。

行功，乃别有真功真行。晋真人云：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净。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是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伏愿诸公，早垂照鉴。（《重阳全真集》卷十）

陶冶神气的目的是把握洞察先验的真性，而对真性的领会必须以对气之宗的玉花以及神之祖的金莲的确认为指归。如果扭曲了这一宗旨就是旁门小术，背离了觉悟人生的终极目标。社会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作福养生的方法，与成就自由解放人生的“修仙之道，性命之事”天壤悬隔。

认识固有的真性就是认识自我，同日常生活并不矛盾，不论在任何环节都贯彻着清净的精神原则。王重阳引用晋真人（或许指吕洞宾）的论述，进一步说明清静心灵的成就依赖知情意的和谐完整。而心中清静的宗旨由于坚持了在尘世中实现人生的立场，其“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的系列规定，自然成为了检验心灵清净或清静程度的唯一指标。完全否认了纯粹的气息调节就能够实现人生的错误观念，强调能够与万物普遍平等的个人才能同永恒不变的真性默契无间。在汇集提炼了《金莲社开明疏》和《玉花社疏》思想内容的《三州五会化缘榜》的文告之中，又做出了“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首看莱州，终归平等。为玉花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重阳教化集》卷三）的结论。把平等提高到了“道德之祖，清静之元”的空前高度，认为平等不仅是无限世界的精神实质的反映，而且是主体自我清静的先验属性的内在根源。拓展个人的能动创造力量直至与万物无私的水平，完整和谐的生命被塑造成功。

黄莺儿

平等平等，复过莱州，须行救拯。害风儿阐化匀均，化良归善肯。二仪三耀，常为正。察人心，恰如斗秤。若不高，更没于低也。神仙有应。（《重阳全真集》卷十二）

心灵的邪正在三清的至上神那里得到恰如其分的感应，吉凶善恶的结果自然也不言而喻了。恒常处于中立的二仪三耀，则是度量世事的不变准绳。王重阳郑重表示，自己将以无私的平等胸怀面对渴望实现人生的每一社会成员，引导他们在不断的改过迁善的生命塑造过程中，征服业已沦丧的价值理想造成的黑暗而建立美好的人间天国。

没有好恶亲疏的计较为平等的基本含义，人生的自由解放以先验的平等属性为条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人生的自由解放^①。消除了瓦解生命激情的所有消极因素，通过心灵的净化实现自我价值，传统道家的摆脱一切依附而从容自在智慧明觉的人生的观点，在王重阳这里得到了继承发展。这一认识大致包含了思想、言论与行为三个方面的规定，但是缺少现代哲学关于个人的政治权利方面的具体讨论。王重阳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未能展开充分的说明论证，其认识欠缺在马丹阳与邱处机诸弟子的思想关怀中有所弥补。

三、门下及后辈的发挥

全真道把济物利生作为成就自我人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极大地消泯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紧

① 从形上学角度对平等问题进行过详尽说明的是长生真人刘处玄，相关的分析讨论见由齐鲁书社刊行的拙作《刘处玄学案》（2012 年版）中，兹不赘述。

张对峙，同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予以积极的肯定。是这种认识态度与价值判断的合理调整，使全真道的自由平等关怀发生了不同于前人的变化，成为更加符合生命需求的时代精神洪流的旗帜。

马丹阳的《丹阳继韵》有“今朝誓状谨相投，做个灰心物外俦。炼气顺神常有乐，上街展手略无羞。劈开世网归真趣，跳出樊笼得自由。参从本师云水去，逍遥坦荡驾神舟”（《重阳分梨十化集》卷下）的深切表达。在《日用》诗中指出，“养性忘情为日用，沿门乞化是生涯。来去自由无罣碍，清风明月作邻家”（《玄门杂宝十八问答》）。描绘了心灵充实自在的个人跳出樊笼漫游宇宙，轻松从容的生命活力。把人生的怡悦定位在炼气顺神的丹道修炼之中，而逍遥坦荡圆满自在的精神享受以为是养性忘情的应有收获。这种突破生死制约的伟大事业，其中包含着摆脱家庭的束缚羁绊的考验的条件。

养家苦 赠宁伯功

养家苦，没程头。一朝身死作阴囚，见阎王，不自由。修行好，有程头。三千功满不为囚，做神仙，得自由。（《渐悟集》卷下）

三千功行的满足和超越生死的限制是超凡入圣的本质要求，无所动心则是昭示了自由的非凡收获的根本标志。出身于富贵之家的马丹阳与谭处端非常重视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功德的重要性，认为无私的奉献精神的流露，是被发掘确证的自我内在属性的应有表现。每一个人由于服务社会的自觉同心灵净化的贯通，推动着固有的生命潜能的不断释放。究其实质，只能是洞察至妙幽微的精神超越品格，决定着修行者对道家的人生解放追求的热爱付诸于当下的实践，说明是自觉服从了真理的召唤的个人，把握了人生成长的正确方向。

谭处端在《赠濬州王三校尉》和诗作中提出了“王公吉善爱玄流，劝我勤勤倒玉瓯。积善迺于心上起，垒功须向性中求。利他损己通真理，忍辱慈悲达妙幽。平等顺和常大道，三人同上大神舟”的主张，强调行善积德的自我升华道路，只能在内在属性之中寻求其动力不息的动力源泉。损己利人的行为以及被不断塑造的忍辱慈悲的内心世界，无不指向真理与妙幽的宇宙人生的究竟底蕴。只要保持着平等顺和的符合生命本真状态的心灵，必将与大道恒常地统一。肯定了尘世的功德业绩的建立，扎根于每一个人因有的内在属性的思想认识。而洞察真理领会了妙幽的宇宙人生的奥秘的修行者能够以忍辱慈悲的心态，兢兢业业直面人生的艰难困苦。自由的神仙就是因为克服了这些重重的障碍，遥远的彼岸被拉回了此岸的活生生的世界。

具足三万六千功行才能跨入觉悟人生的门径的观念，早在隋唐五代时期即已产生。王重阳师徒的认识新意，表现在丹道修炼必须容纳通过服务社会的艰苦锤炼而净化心灵的方面。这在谭处端的《示门人》（其七）中有着“修行休向法中求，著法寻求不自由。认取自家心是佛，何须向外苦周游。灵源慧照坐休昧，应物般般意莫留。两道清风开玉户，一条银焰出山头”（《水云集》卷上）直接的表现。调息炼气依然是知识的学习，同觉悟人生无关。偏离了灵源慧照的中枢，动摇了心佛的绝对地位，不足以回应人生面临的挑战。必须回归心佛而化解留意的计较心理的欠缺，成就个人自在圆满的生命，从否定的角度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不能安享自由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平等自由显而易见在谭处端的思想意识中，皆为内在之性的组成部分。

南乡子

物物不追求，免有人前宠辱忧。世路巧机齐放下，休休，顺著人情不自由。最好把身囚，落魄随缘云水游。乞食存心消旧孽，修修，譬似无常限到头。（《水云集》卷下）

放下宠辱忧患与机巧算计，抛弃情感欲望的放纵以期消除旧孽的负担，一身轻快的个人在满足了“两道清风开玉户，一条银焰出山头”的条件达到炼气顺神的生命重塑目的。劈开世网针对的就是顺着人情的自我束缚产生的种种问题，避免追求物欲伤害知情意的和谐完整的可能。王重阳与马丹阳关于人生价值的实现的认识，谭处端为之贡献了永恒的本体之道以主体自我的平

等顺和的精神活动表现的深刻内容,揭示了先验的自由之性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事实的疑问。

邱处机的《钟吕画》有“无我无人性自由,一师一弟话相投。谈经演法三山坐,驾雾腾云万里游”的表达。突出了每一个人先验具有的自由之性,需要通过无人无我的精神超越转化为确定不移的事实观念。在《弃本逐末》中又表述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千灾散尽复何忧。不堪下劣众生性,日夜奔驰向外求”。知情意处于先验的稳定平衡状态就是一念无生的意思,自由以此为根本旨归。主体自我如果能够化解困扰心灵的障碍,获得的则是精神的自在圆满。芸芸众生在向外寻求功名利禄的奔波劳碌中,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沉沦堕落。而自我价值的呈现,不需要任何外在事物的添加。因此在《闻诏起玉阳公戏作》的诗作中以“三竿红日自由睡,万顷白云相对闲”刻画了王玉阳应感无心的人格形象,同时以“只恐虚名动华阙,有妨高枕卧青山”(《磻溪集》卷二)的语言反其意而用之,揭示觉悟者宠辱不惊的纯粹内心。应诏西行途中的邱处机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诗词,其“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卷上)的记实之作^①,展现了雄浑辽阔的北方草原的形象风貌,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状态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令他感慨万千的是,被中原视为蛮荒的人民享有的是那样高度的自由,一次次地在养育了不同族群人民的土地上崛起。这种深沉的反省使其自由为先验之性的明确判断,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历史色彩。这样我们就看到,早期全真道对平等与自由问题的把握,出现了自由的地位愈来愈突出的趋势。而七真的后学沿袭了前辈的思想倾向,追求人生的解放的传统日益巩固。

在全真七子这一群体中,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王玉阳、郝大通与孙不二没有运用自由、平等概念说明宇宙或人生的问题的文字,而自由概念也没有出现在刘处玄的作品里面,但是他们的认识与马丹阳等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通观七真共同的思想建构的特色,较之王重阳的重大发展的体现在把自由与平等理解为人类具有的先验属性,拓展了先师的认知范围而且使全真道对自我存在问题的内涵,彻底明晰了自由与平等的同一关系。这种意识在七真门下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离峰子于道显是长生真人刘处玄的门下,他的《赠曹道人》一诗以“我爱林泉景最幽,白云深处水东流。道人不管兴亡事,一片身心得自由”的酣畅淋漓的语言,诠释了具有内在自由属性的自我心灵升华的人精神内涵。在《寄田户店曹孔月,其人以水牛自称》中则曰,“寄语曹家老水牛,芒绳穿鼻拽回头。时时更与加鞭捶,白到全身得自由”。浑然一体纯粹无染的自我能够纵心所欲而不逾矩,意味着自由的内在属性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存在。天下兴亡之事不为道人惦记的理由,无疑是指洞察了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的修行者能够以自己的激情创造道济天下之溺。尤其是在《常姑告》中以“寻师访道苦参求,笼络身心不自由。无限玄谈都拂却,一轮明月出山头”(《离峰老人集》卷下)的认识关怀,彰显了集中体现于内丹修炼形成的生命体验的绝对价值。他以皎洁的明月跃上高耸的山颠的比喻,揭示清新圆满的自我光照尘寰的精神品格,见解深刻而意象丰富。令人称奇的是,教内视为鸿宝的内丹修炼在这里变成了身心内外走向完整圆满的象征,那种寻师访道的行为遭到了于离峰的断然否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冶性情的方法立场,居然成为了贯穿在其中的不变的主题。

郝大通的门下传人盘山王志谨,在回答后学“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游数百步。复回,乃见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数次亦不为奇特”的现象时指出,这种异常活动其实“乃与平常念头出外一般,只争些子分明。若认为功,便是着邪也。俚语云:万般祥瑞,不如无平等安稳却合道也”。原来实现自我的性命之事的要诀只在清净的心灵的平等安稳,虽然生命将随着日常的劳作流逝,但是牢固地安顿了身心性命的个人由于德性的涵养智慧的明觉最终与至道冥合。这就是永

^① 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严一萍编《道教研究资料》(第二辑),台湾艺文印书馆,第31页,1974年版。

恒不朽的自由人生，取决于主体自我的认识与实践同宇宙的客观法则的自然同一。

道人日用，体天法地。常清常静，明而不昧，济物利生。虽混于万尘诸境之间，真源湛寂，无有间断。自是出离生死结缚，此是一段大事因缘。奈何不悟之人，中无主宰。欲情攻于内，根尘诱于外，不得自由。四生从此轮回，六道因兹而走作。换却头皮，难同今日也。

（论志焕编次《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

同万尘诸境须臾不可分离的每一个人，始终需要维护自身先验具有的湛寂的真源，不允许出现点滴的间断或分裂瓦解。这就是出离生死系缚的人生解脱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任何动摇怀疑必将造成人生的沉沦局面。

作为一段大事因缘的生死解脱问题，王志谨以简洁而准确的语言从逻辑关系上进行了认真的诠释。在日常劳作中通过体天法地的利物济生的付出，不断驱使生命的内在潜能旺盛蓬勃地呈现，照亮自己照亮世界，永不熄灭凋零，即使是万尘诸境都不能掩盖遮蔽其万丈光芒，这也就是王重阳日新月异的芬芳的性灵的观念。因为“真源湛寂，无有间断”的完整自我常清常静，知情意没有出现点滴的分裂错位的情况，因此能够不论在何时何地平等安稳。说明是心灵的主宰征服了生命活动面对的“情欲攻于内，根尘诱于外”的刺激诱惑和麻木盲从，包括万般祥瑞的满足陶醉在内，都能像王重阳教导的那样一以贯之地“打叠神情，无动无作”，这样才能使自由平等在体天法地的形上学的领域，揭示宇宙万物的普遍平等地位，是对存在者存在的同一性的抽象提炼。相应地指明每一个体事物以唯一的本体之道为依据存在于世界，其顺的周期性循环演变构成了和的统一有序的宇宙。否则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世界，同经验事实不符。立足于形上学的理论基础，阐释主体自我具有同一的实现人生的潜能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只有顺和的心灵即与整个世界打成了一片，与大道默契而成为永恒的绝对者。觉悟者的理想人格典范不再是理论家的虚构和想像，从来没有脱离于人民的生活。追寻其实现人生的客观依据，必然是主体自我具有的知情意的内在属性，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得以现实化，决定了圆满人生的彻底实现。是内在的自由之性兼容了意志的自由与知性的自觉双重的含义，解释了与生俱来的生命潜能的正常释放保障了每一个人的顺利成长。因为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人为的预设，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性表现在理性的自觉与实践的展开方面，需要在认识世界观照自我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在理智与情感上承认并且接受外在的世界万物同自我具有的同一性的事实，既是心灵的升华的核心内容，又成为检验衡量个人拥有的自由的范围大小的准则尺度。不论是自由的主体自我还是普遍平等的万千事物其为客观存在，皆是认识不容回避的对象。而有限个体与无限宇宙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知识的运用克服，只能借助于无我无心或无情的理性直观消除这种疏离，本身不在有机统一的完整生命活动之外，最终昭示了人生解放的唯一道路就在顺其自然的无为的绝对意义。

全真道在思想史的贡献，概要言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纠正了由张伯端开创的内丹道南宗缺乏社会关怀的局限，重新回归于老庄道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保障了道家道教思想的延续性。其次，视生产劳动为修行的不可或缺的方法手段，虽然为佛学禅学肯定，但是禅宗追求的是个体的解脱，本身没有社会政治理论的固有缺陷，无法同社会政治理论实现有机的统一。是全真道不同时代的理论家的努力，实现了这种历史性的贯通。最后，自我存在问题与理想人格问题，由于自由平等的价值论问题的有力渗透其中，特别是同形上学问题与方法论问题的结合，为中国哲学在宋元以来的发展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而他们共同具有的诉诸个体生命体验的追求，普遍缺乏严谨系统的逻辑分析的不足，大大地限制了理论建构的完整性。另外，个人应当享有的平等政治权利的问题尚未进入全真道思想家的视域之中，而意识到这一重大问题的已是明末的黄宗羲。真正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全面考察说明其相互关系的人物，则是近代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这种历史的跨越过程及其认识演变的意义，非常值得我们探寻。

（责任编辑：于光）